

好客才是自信

內地陸續推出了不少便利外國遊客的舉措。比如，上海市的ATM機，除了大鈔百元，新增十元面額的紙幣，方便無法進行電子支付的外國遊客。

支付寶、微信也在進一步優化業務流程，方便外國信用卡帳戶綁定。一些文博、景區，在網絡預約之外，提供電話預約和現場購票的服務供應量。

另一個變化是，前兩年一些地方將地鐵、機場、路牌標識的英文翻譯改成拼音，如今逐漸改回或添加了英文。比如將CHUKOU改回EXIT，HUOCHEZHAN改為RAILWAY STATION，JICHANG改為AIRPORT。

拼音式翻譯，雖有《地名管理條例》等法規依據，但不可否認的是，在現實中面臨着「中國人不需要，外國人看不懂」的尷尬，造成資源浪費。比如，但凡去機場的中國人，完全不需JICHANG來畫蛇添足。而外國人若看到AIRPORT可一目了然，看到JICHANG卻一頭霧水，不明就裏。

更令人不安的是，這背後還瀰漫着一種「讓老外來適應我們」的聲音，意思是外國人來中國就要入鄉隨俗、客隨主便，學習中文，並標榜這是「文化自信」。實際上恰恰相反，這種優越感滿滿的做法，與文化自信背道而馳，透着粗魯和蠻橫。

在日本東京，地鐵的售票終端、快餐店的自主點餐機，都有日文、英文、中文頁面。甚至在唐吉訶德(donki)折扣店裏，輪番用日語、英語、漢語、韓語、越南語、印地語廣播着促銷信息。既方便了遊客，擴大了銷量，賺到了鈔票；又博得好感與信任，彰顯了國際化都市的風采。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雙豐收，何樂而不為呢？

中國是禮儀之邦，熱情好客才是真正自信。盲目自大，拒人於千里之外，除了自斷財路、滋長阿Q精神勝利之外，還有什麼用呢？

**瓜園蓬山**  
gardenermarvin@gmail.com  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## 上海的酒店

出差上海，考慮到大都市複雜的交通狀況，訂了辦事場所附近的一家酒店，每晚四百多元人民幣，含早餐。地點合適，價位合適，旅遊網站上用戶好評如潮。不過，到了才知酒店居然在一個居民小區。周邊煙火氣十足。一個連一個的小門臉，有菜市場、水果店，有賣饅、煎餅、生煎包等中式快餐的小店，還有洋氣的西點舖子。常有顧客在小店門口排隊，可見這些是當地居民認可的過硬品牌。

酒店在小弄堂口，門面不大，七八層樓高。進門曲曲折折，每層樓中間有窗戶朝內的房間。地面高低不平，宛如迷宮。進房有油煙和舊傢俱的氣味，後窗對着周邊小商店的後門，有點破舊、凌亂，風景什麼的完全說不上。入住第一晚恰燒斷燈絲，引發跳閘斷電，不得不在夜裏九點半臨時換了個房間。

硬件不過如此，但酒店人員盡了最大努力提升服務質量。入住免費升級房間，退房免費延遲兩小時，任何問題都熱情解答，讓習慣了服務員愛理不理風格的我受寵若驚。酒店的自助早餐也菜式豐富。麵包、蛋糕、包子、油條、蒸餃、粗糧外，還有炒飯、稀飯、炒麵、炒菜、涼菜、水果、酸奶及廚師當場烹飪的煎蛋、餛飩、水餃、米粉、湯麵，絕不輸於任何一家四星酒店。

這次出差，餐館服務員的態度也特別殷勤，打包時送上一整套烤鴨「小料」，還追上來交還遺忘的瓶裝水。可能因為旅遊、餐飲業還沒完全恢復，生意不好做吧。於是，當熱情的店家請求給予五星好評、多寫讚語，顧客一般不好意思拒絕。網上留言評價虛高，文過飾非在所難免。

**墟里葉歌**  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前不久，北京的朝陽公園春季書市開幕，照例去消磨了半天時間。北京常有各種書市，客居二十多年，書市逛了怕有上百場，買書目標從讀書時期的大部頭打折書轉到參加工作後的專業學術書，再到豐富家庭藏書的中外經典，這幾年專攻「冷門書」。

我之所謂「冷門」不是指冷門絕學。實際上，網絡時代從冷到熱往往在瞬息之間，一些以往被認為「冷門絕學」的如敦煌、考古，這幾年翻紅甚至成為「頂流」的不在少數。我找的「冷門書」是質量頗高而印數不

多，在網上沒什麼流量的書，大多是二三十年前出版的舊書，且多為個人文集。這些書因為面市日久已從大書店下架了，又因為不是珍本在舊書店難居要津，只有書市給它們提供了重入繁華的機會。即便在書市，它們也混在古舊書或庫存書的書架上，毫不起眼，好比隱藏在城市深處的小眾古蹟，靜下來心，仔細找尋，方能一睹其風采，網絡搜索是無能為力的。

這次尋得的幾本中有《袁鶴年戲劇小說譯文集》，一九九四年出版，印數只有一千冊。「豆瓣讀書」有收

錄卻無打分評價，更無一條長評或短評，倒被列入了兩份「書單」，其中之一名為「買來不讀·書」，該書之冷，可見一斑。不過，書的質量是極高的，所收十七個劇本的第一個即愛德華·阿爾比的《美國之夢》，荒謬派戲劇之代表作也。每個劇本之前，均有或長或短的作者介紹，要言不煩，客觀論之，這正是譯者極負責任的表現。

袁鶴年是位英年早逝的翻譯家，此書出版時已去世了。他曾輔佐西南聯大外語系出身的英國文學專家王佐

良創辦《外國文學》。王佐良在這本書的《序》中說書中所譯在當時都是較新的作品，「篇篇都是佳作」，稱讚譯者英語基本功好，譯文「上乘」，「把這些難譯的劇本譯活了」。此書今雖「冷門」，讀來卻能感受譯介前賢對於文化之熱望。

**知見錄**  
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**古文日常**  
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## 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

成長過程中，有不少教我們孝順父母的提醒，例如父親節、母親節、二十四孝、童謠兒歌，等等。有說，這證明了孝順父母是道德教化的文明，又有說，孝順父母應該出自於人性的本能。若然我說，孝順父母是「文明的本能」，這又是否可以說得明白呢？

早於先秦時期，人們便在詩作中透露珍惜父母的感情。舉例，《詩經·小雅·蓼莪》寫道：「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！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蔚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勞瘁！」說到作者回想起父母為了生

養自己而受盡了辛勞，不禁悲從中來。

想起父母的恩，何以悲呢？悲在

父母去世了，作者再沒有盡孝的機會，故此沉痛備極。清代學者方玉潤

評此詩，曰：「此詩為千古孝思絕作，盡人能識。」

因為養育恩情，所以孝順父母。

這樣聽來，沒有什麼問題，更是道德教化的邏輯，卻有人疑問：這是否為

一種亞當·斯密式的思考？

或許，我們可以了解一下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蘇菲·德·格羅奇(Sophie de Grouchy)的觀點。她

認為，人類從呱呱落地起，「注定要緊密依賴他人」，而我們從而知道

「自己能夠活着，應該歸功於他人」，例如父母。

這豈不是回到「因為養育恩情，所以孝順父母」的因果嗎？且慢。德·格羅奇的意思是：當我們明白到自己的存活與周遭他人有關，人便建立了「連結和依附」的概念，以及有了「同情」的心理，同情於他人給予的愛，也同情於他人經歷的苦。

換言之，我們不是因為得到了父母的好處所以孝順，而是因為父母的養育，產生了愛，愛讓我們與父母同

情同感，我們同感於父母對我們的照顧，於是產生了想要照顧父母的情。

我喜歡德·格羅奇的觀點，因為這樣的立場，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到「因為養育恩情，所以孝順父母」不是功利的計算，而是情與愛的邏輯，也是人類的根本，故我稱之謂「文明的本能」。

**敬老的主張**

指做法不公和趕客，認為該食肆自行留位置給長者，讀者認為有需要嗎？也許你覺得理所當然，因為敬老是人們應有觀念。然而，不是每個人都認同這想法，有人直言不明白為什麼要優待長者，甚至批評這是對其他年齡層的歧視。

上述的想法很恐怖，卻不是個別例子。近月一家在港深受年輕顧客歡迎的食肆，為宣傳辦了個敬老活動，每天設一百個名額給帶同長者前往用餐的人士登記，可以優先入座。消息公布後隨即引起來極大回響，部分網民

指做法不公和趕客，認為該食肆自行引發了一場公關災難。計劃也許真有不盡善之處，執行時也要杜絕濫用，但想不到反對理由竟有「為什麼排隊候座要讓長者優先」、「為什麼餐廳也要設關愛座」、「完全沒考慮目標顧客群的感受」等，明顯在反對社會增設優惠長者的措施。可悲的是這些言論竟有人點讚和支持，以致食肆負責人要出來澄清那只是短期活動，不會所有光顧的長者都獲優待。

現在人們講求公平，有些人將個人權利凌駕社會道德，甚至認為長者

優惠是濫用公帑，讓人痛心。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」這句話或許真的再不合用，因為現在有些人連自家的長輩也不尊敬和照顧，怎會覺得關愛沒血緣關係的長者是做人該有的品格？冷漠不仁的觀念不容助長，政府和私人機構推出長者優惠，其實亦不必回應有關濫用公帑和年齡歧視的質疑。縱然文明增加了人們對權利的認知，但不代表種種社會基本道德義務也能隨意推翻。出現了認為在資源不足時應先放棄長者優惠的主張，實屬民智倒退的嚴重警號，不得不防。

沒有仁愛的世界，不論多發達也只是人間煉獄。有些人類公認的善惡標準是不能放棄的。倘若明天開始太陽由西邊升起、大海再沒潮汐漲退、社會不再關顧老弱，就算科技光速進步、自然資源用之不絕，地球也不會是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。

## 《榕樹盆景》

理，以維妙維肖的技藝，創造出了這件栩栩如生的工藝品。



陶瓷之於潮州，有着特殊的意

義。潮州市楓溪鎮，是中國重要的陶瓷產區之一。楓溪瓷燒製技藝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大放異彩，匠人手工創製的梅花、桃花等瓷瓣片，薄如紙潤如玉，堪稱「神技」。二〇〇八年六月七日，楓溪瓷燒製技藝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

吳啟文作為潮州本地陶藝人，接觸楓溪瓷技藝三十餘載。對陶瓷藝術的喜愛和執著追求，讓他將目光轉移到仿生瓷這種特殊的陶瓷門類上，簡而言之，就是要讓泥土製成的陶瓷產

品看起來像真實的事物。吳啟文自小喜歡榕樹，《榕樹盆景》以飽經風霜的百年老榕樹為主體，用陶瓷塑造樹幹、樹葉，甚至枯葉，枝幹和葉片細節刻畫十分入微，近距離觀看都難分真假。

**館藏擷英**

簡嘉明

逢周五見報

## 文旅金庸

伴隨電影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的口碑發酵和票房走高，有人預測，九龍城將成為香港下一個旅遊熱點打卡地。

將影視劇作品與旅遊產業相結合，以文帶旅進行影視IP和文化旅游的雙向開發，如今已經成為一種越來越成熟的行業生產模式和經濟發展方式。從《狂飆》帶火江門，到《繁花》與上海之間的互相成就，成功案例不勝枚舉。但要說內地以文帶旅的先驅，金庸定算其一。

不同於其他以虛構架空的地點和時代為背景的文學影視作品，金庸小說設定於中華大地真實的地理空間之上，從《笑傲江湖》中的五嶽劍派，嵩山派、泰山派、華山派、衡山派、恆山派，到《倚天屠龍記》的六大门派，少林派、武當派、峨眉派、崑崙派、崆峒派、華山派，皆依託於真實的中國名勝古蹟，伴隨影視化帶來的大量傳播，發生於這些名山大川的故事家喻戶曉。

如《笑傲江湖》熱播後，中嶽嵩山、東嶽泰山、西嶽華山、南嶽衡山、北嶽恒山這「五嶽」的名氣婦孺皆知，各地旅遊業隨之被帶動。

小說中令狐沖面壁思過、邂逅風清揚並習得「獨孤九劍」的華山思過崖，本是金庸在華山的地理空間上虛構出的地點，而為了發展文旅，當地在華山南天門外南峰腰間設計了思過崖這個景點，成為遊客必去的打卡點。又如，已經成為熱門旅遊城市的雲南大理，自旅遊業尚未繁榮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，就因金庸的《天龍八部》中大理段氏的故事而打響在全國乃至整個華人地區的名氣。儘管在當時並沒有「影視+文旅」這樣成熟的產業發展模式，但金庸在不經意間成為內地「影視+文旅」的先行者。

談文論藝  
嘉妍  
逢周五見報

## 「茱萸」生於重陽

四月底，有兩隻來自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的年輕大熊貓，雄性名「金喜」，雌性喚「茱萸」，從成都乘搭專機飛抵西班牙。根據中國與西班牙簽署的大熊貓國際保護合作研究協議，「金喜」和「茱萸」，將在西班牙馬德里動物園安家，開啟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。

在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，像「金喜」這樣充滿喜慶的大熊貓名字，俯拾即是；而像「茱萸」這樣蘊含詩意的名字則較少見，總讓人想起唐代詩人王維十七歲時創作的七言絕句《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》，「獨在異鄉為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。遙知兄弟登高處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」。

九月九日是中國農曆重陽節，有登高風俗。茱萸，是一種芳香植物，古人認為重陽節插茱萸可以避災克邪。據《太平御覽》卷三十二引《風土記》云：俗於此日……折茱萸房以插頭，言闢惡氣，而御初寒。由此想到，以「茱萸」命名的大熊貓，會不會出生於重陽？

資料顯示，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五日，大熊貓「慶賀」產下龍鳳胎，因兄妹倆出生恰逢重陽節，便為哥哥取名「重陽」，為妹妹取名「茱萸」。這對龍鳳胎來自一個「人丁興旺」的熊貓大家庭，除母親「慶賀」外，還有兄長啟航、點點、啟航，和姐姐茜茜、啟程，一家子打鬧嬉戲，好不熱鬧。去年一月，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下了二〇二三年第一場雪，「茱萸」與哥哥姐姐們一起吃竹子、抓蘋果，在雪地上撒歡，相關的視頻至今仍網上熱傳。

如今告別熊貓大家庭，背井離鄉，遠赴西班牙，且一去就是十年，「茱萸」心中或有親情難捨，幸好一路有「金喜」陪伴。不知日後每逢農曆九月九日，「茱萸」會否登高望遠，憶成都兄弟？

**萌寵集**

佑松

逢周五見報